

曾国藩演义

徐哲身 著

上册



郭慶其法編容奇
真靈攝入步
其觀佛
奇妙下筆
之于造化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90119806

曾国藩演义

(上)

徐哲身 著 董晖 校点



I246.4

1001

1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SNTI./1260/01

自序

余自六龄就傅，即喜为诗，十二岁游泮后，始识“诗者持也”。兴观群怨，范围弗过，品汇事物，曲成弗遗。其大指达于《书》，通于《易》，可以从政，可以处变，可以发乎天地之情，可以舒乎山川之气；然能感觉上智，不能感觉下愚。若夫挽救浇风，医治薄俗，其维村姬牧豎，走卒贩夫，人人能读之通俗小说乎！余既有鉴于斯，乃废举业，而以稗官自任，以故两应乡试，皆未获售。

光绪戊申，纳粟末职，听鼓苏垣。名虽已入仕途，仍以我行我素为务。举凡胜朝掌故之学，清室治乱之源，远稽史籍，近谘舆论，徵集较为翔实，有益世道人心之事，一一笔诸手册。同僚揶揄，妻孥讪笑，咸置罔闻。积月而年，册乃渐厚，私心窃喜，可展夙愿。先是稟到之日，三吴人士，因余薄负虚名，乐与为友，旋即邀入白雪诗社，《养花轩诗钞》所成，知是时倡和之功焉。

某月日，偶题寒山寺壁云：“诗心此日何人会，独听寒山夜半钟。”见者目以为狂，独泉唐之陈子蝶仙，力排众议，颇觉许可，乃结文友。后余凡有诗文小说之作，辄向蝶仙请益。蝶仙亦语人曰：“徐某言情之笔，吾堪与敌；若写宦途人物，吾或逊彼一筹。”有人传述斯语，余益自勉。不图言犹在耳，而岁月云迈，余与蝶仙，两髯皆皤，各具龙钟之象矣！惟蝶仙因有家庭工业社之设，久已脱离文字生涯。余虽依然故我，一事无成，犹幸久为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之古语所激励，只须一枝秃管尚存，斯志永久不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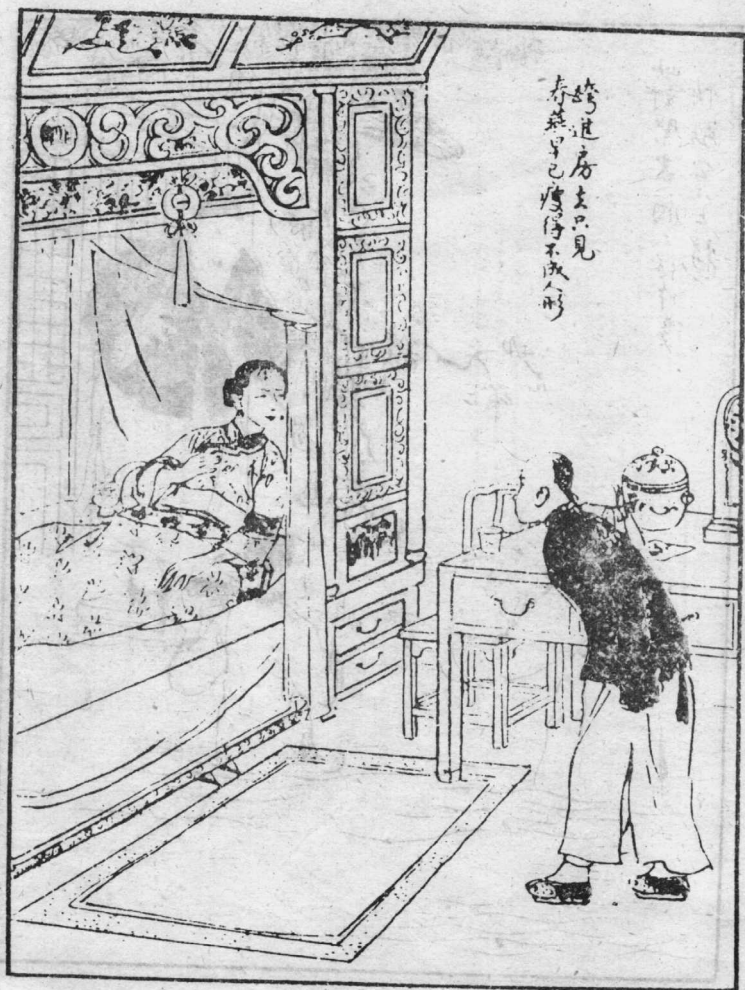
去岁春天，以某老友之介绍，得识大众书局之樊剑刚君，遂有订撰曾左彭三杰传之约。本书宗旨，乃以曾左彭三氏之奇闻秘史为经，复以道咸同光四朝之循环治乱为纬。他书已载者，不厌加详；他书未载者，叙述尤尽。且先君子杏林方伯，亦于红羊一役，追随川督刘秉璋太夫子，先后凡三十年，非第目睹曾左彭三氏之一生颠末，即其他之中兴名臣，拨乱骁将，莫不共事多年。暇时庭训之余，常谈天宝故事，余既耳闻已熟，又与平时手册所记，一一吻合。余文虽陋，尚无面壁虚构之嫌。益以老友二人，代为详评细注，补余不足之处，尤匪浅鲜。纵多丑女簪花之诮，或少齐东野语之讥欤？书将出版，爰赘数言，即以为序。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三日。

刻露徐哲身氏序于上海养花轩小说编辑社

此刻緊要顧不得許多
快駛公上橋



跨進房去只見
壽星早已睡得不成人形





俺料定那天必定同及
此事賢契將來扶搖直
上就在此包東再上了



按老百姓說這
場禍事鬧得不小



我正愁移居
乏人相助你来
得好



諸位且請坐下我求取
一個折衷辦法如何



兄弟恐功
事終畢成
因此不敢
担任



這些衣裳太覺
華麗我是寒傷
出身穿不慣的



彭玉麟星二伯何
等聰明之人一見其
訪大有為君之意



這是上天所賜
的水朋奇才耳
是朝臣之福



利心方寸所說晚生
覺得且誤有三



